

赤道人忆旧

难忘慈母恩（上）



母亲郭耀娟遗像
(1911-1988年)

我们敬爱的母亲离开人世已经33年。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但无法冲淡我对母亲的怀念。30多年来，我对母亲的思念非但没有丝毫减少，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越发强烈。母亲的音容笑貌常驻我心中，她的身影常在我梦里萦回。在暮年岁月里，我对母亲的情素依依如初；母亲慈祥、怜爱的目光如春日融融暖我心窝！

母亲郭耀娟，广东潮安庵埠郭陇人，生于1911年7月18日（农历六月二十三日）。1929年和父亲结婚后，便随父亲到当时的荷属东印度西婆罗洲坤甸埠居住。经历荷兰殖民统治、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以及印尼建国初期的动荡年代，在海外生活了27年后，于1956年5月随父亲重返故国，举家定居广州。

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。他们

的结合，还有一段后来我才听到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破解了我多年的疑惑。在家里，父亲称呼母亲为“阿二”，这好理解。父亲排行第二，爷爷、奶奶叫母亲“阿二”，正如叫大伯母“阿大”，三婶母“阿三”一样。

父亲顺随爷爷、奶奶之口，称呼母亲为“阿二”，是顺理成章之事。但母亲经常当面称呼父亲为“茂兄”，而一些在印尼居住的表叔、表姑，偶尔也叫母亲为“大姐”、“耀娟姐”。原来，他们的婚姻是坤甸华人所称的“番薯藤亲”。母亲的大姨母是父亲的大舅母，我们叫她“大老妗”。当年“大老妗”丧夫后回乡居住，母亲过继给她为女。父亲和母亲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老表！

我们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。父亲为人诚实厚道、仁慈和蔼、勤劳朴实，而母亲是一位仁

慈贤惠、秀外慧中、勤劳善良、和蔼

可亲的女性。由他们组成的家庭充满友爱、和谐的温馨氛围，从来没有发生过暴力或冷暴力。我从未见过他俩争吵或口角，也未见过他们因发生争执而红过脸，他们遇事都是坐下来平静、细心地商议。在父亲遭遇逆境时，母亲总是和他一起，艰苦奋斗共度难关。母亲偶遇困难或受委屈，父亲总是轻声细语委婉劝解和安抚。

他们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，同甘共苦，走过了人生艰难的旅途。

母亲一生节俭，勤劳朴实。我童年时家境不好，但母亲敢于担当，她操持繁重的家务，一向勤俭持家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邻居小孩理发都要到印度人的理发店剪个好发型。但我们兄弟几人都是母亲为我们剪的发。母亲为了给儿女们理发，曾多次到理发店偷师学艺。她剃、推、剪等手法都运用自如，“光头”“平头”、“分头”等发型全都掌握。母亲还会缝纫，我们兄弟几人，平日穿的衣服大都是母亲缝制的。有一次，父亲去新加坡办事，给母亲买了一架英国“胜嘉”牌脚踏缝纫机，母亲非常高兴，立即上街扯了几尺浅蓝色土士林布，给我和大哥各做一件衬衣，大哥欢欢喜喜地穿着新衬衣上学。但我很不懂事，嫌衬衣的颜色和刚从唐山来的四老婶穿的“唐衫”色调相同，硬是不肯穿。这

件事很伤母亲的心。但母亲没有责怪我，她说就把这件衬衣留给长大后的三弟穿吧，但懂事的哥哥要妈妈重新改缝后给他春节时穿。

母亲特别喜爱这架“胜嘉”缝纫机。日本侵略者占领坤甸时，这架缝纫机跟随她“逃日本”，在战乱年代为全家几十人缝缝补补。

1949年10月1日，母亲按照小叔黄诗虎从收音机记录下的新中国国旗式样说明，用这架缝纫机为坤甸华侨社团的国庆联欢会制作了一

面巨幅国旗——五星红旗。1956年回国定居时，母亲把它带回广州。两年后，全国农村实行公社化，这架用了二十多年的缝纫机，因其有“生产资料”的属性而被“公有化”。但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们不会使用缝纫机，母亲便从“幼儿园”的岗位上转去“缝纫组”工作，母亲缝补衣服的特长得以发挥。由于她辛勤劳动，无私奉献，赢得了社员们的信任和爱戴。直到1962年落实政策，这架缝纫机才物归原主。母亲还常用它为近邻的老人缝补衣服。



母亲回国后，每年春节都要制作传统的中西式糕点——甜棵（年糕）、加罗钱（芝麻、花生糍粑）、红壳桃，以及风旋糕、蛋挞、菊花饼，招待亲友和供我们享用。



历经沧桑的古老英国胜嘉牌脚踏缝纫机